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1.023

在高校通识教材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

——兼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张伟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高校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教材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抓手。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亮教授领衔编写的高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破专业主义桎梏,体现通识教育本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聚焦传统文化精髓,在内容设置上精而不简、道器相济,在叙事话语上深入浅出、贴近生活,在呈现形式上全景立体、新鲜有力,是高校通识教材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高校通识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1-0172-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大局,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命脉”“文化基因”“突出优势”“根和魂”,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命题,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①。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不仅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历史定位、时代价值,也为其传承与弘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文化先行”是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理论依据,深刻总结党百年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时代统筹“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安排,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是落实“文化

先行”战略的重要方面^②。高校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教材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抓手。推出一部既能守住马克思主义正道,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又能创出时代新意,满足不同高校和专业需求,进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通识教材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亮教授领衔编写的高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③,便是回应时代呼唤的一部精品力作。该书由上中下三编构成:上编围绕“何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个议题,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质、时代价值、传承原则和重点任务等基本问题;中编从个人美德、社会公德、国家大德三个层面,详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勤政廉洁、尽忠报国等最具代表性的15个核心理念;下编聚焦科技、文学、艺术、礼俗、

收稿日期:2022-08-25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1080019)

作者简介:张伟(1980—),男,江苏丹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5月29日。

②于春玲,丁富强:《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文化先行”》,《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③该书有两个版本:一是张亮教授和薛茂云教授领衔编写的面向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版),二是张亮教授领衔编写的面向本科院校通识教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版)。

生活五个领域,介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器物遗产层面的具体呈现。无论从结构编排、内容设置,还是叙事话语、呈现形式等方面来看,该书都称得上高校通识教材的典范之作,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之作。

一 突破专业主义桎梏,体现通识教育本质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各高校积极响应《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有关“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及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设本科及高等职业学校专科选择性必修课”的号召,开设线上和线下相关课程,与之相应的教材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这其中既包括专业性极强的文史哲类专业教材,也包括各种冠以“国学”或“传统文化”名称的通识教材。

然而,除专业教材外,悉数这些所谓的“通识教材”,大多定位模糊、内容杂乱、形式陈旧、不成体系,既未达到通识教育“在于培养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见识、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完整的人”^①的要求,也未真正触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经过历史洗刷和取舍、至今仍保有顽强生命力和时代价值的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譬如:有的教材虽标有“通识”字样,却只是一些文史哲类专业教材的简单移植或瘦身,只是书名增加了“读本”“导读”或“概论”二字,结果不仅在理论上缺乏深度、隔靴搔痒,在内容上也是浮光掠影、空洞乏味。有的教材则偏于一隅,简单地将传统文化定位于儒墨道法、习俗礼仪、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乃至星象术数等,不仅没有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整体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且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优秀”这一前置定语的重要规定性,从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其现代价值。

之所以出现以上现象,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对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目标、意义虽有充分认知且已形成一定共识,但在实践中仍没有摆脱专业

主义的桎梏,获得独立生长的空间。由此,通识教育沦为专业教育的点缀,通识教材变成专业教材的修补便不足为奇^②。二是对通识教育建设的系统性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材编写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支撑程度甚至超过了专业教育。由此,割裂三者内在关联、缺乏立体设计的通识教材自然有失偏颇,收效甚微。正是由于以上两方面的主要原因,已有的冠以“传统文化”之名的通识教材充其量只能说是扮演着“通识”角色的教材,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材。至于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主题,在实践中既符合通识教育理念和目标又能够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和现代价值的教材几乎无从觅得。

在上述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谓这方面通识教材建设的一大突破。这得益于编写组所在的南京大学本身就是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在探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我国实际情况的通识教育模式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张亮教授更是自2011年便率领团队开展哲学通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建立了一套以“认识世界、立德树人”为宗旨、以“育人为本、核心价值观引导为纲、经典传承为基、批判思维培育为轴、互联网+为翼”的“4C+”哲学通识教育体系,并自主编写了国内高校第一套比较全面、系统的哲学类通识教材^③。就此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书是在南京大学多年通识教育研究和实践基础上,积极响应“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④这一时代呼唤的最新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除面向本科院校通识教育外,基于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的不同,编写组对照培养“大国工匠”“贡献职业教育的中国智慧”的要求,还编写了高职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书,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及教材建设上的不足。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聚焦传统文化精髓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

①张亮:《我们应当提供什么样的哲学通识教育》,《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②张亮:《我国通识教育改革的成就、困境与出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年第6期。

③郭明姬,孙乐强,张亮:《中国特色哲学通识教育的体系化探索》,《中国大学教育》2020年第7期。

④《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光明日报》2022年6月10日。

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①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希望:“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②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通识教材建设上,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教材建设的要求,最重要的就是要守住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道。

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正道,就是要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洞察时代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也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才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其中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弘扬起来;反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则会丧失正确的立场、偏离正确的轨道,走上厚古薄今的文化复古主义或厚今薄古的文化虚无主义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作用。”^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如此,事关国家意志和国家事权的教材建设更是如此。

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道,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扬弃的方式传承与弘扬其“优秀”或“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表现形态纷繁复杂,既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受制历史局限的糟粕,又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和而不同”“天下为

公”等超越历史局限的精华。倘若只是“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不顾及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充其量只能说是继承了“传统”而非弘扬了“优秀”或“精华”。这里所说的“优秀”或“精华”,不仅在于超越历史局限、具有普遍意义,能够反映和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和精义的部分,更在于有助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构筑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智慧等重大现实问题解决的部分。质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优秀”,是否“精华”,关键看能否“今用”。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深刻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④这就是说,只有立足“现代”而非“传统”,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而非“传统主义”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以激活再生,其固有的价值才能得以呈现施展,其传承与弘扬才具有现实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两个“正道”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具本源性和基础性,只有在守住马克思主义正道的基础上,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道才有可能。归根结蒂,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其更具“中国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⑤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书的字里行间来看,该书始终贯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又焕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真正做到了“马克思主义

①《中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教育报》2017年7月14日。

②《习近平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日。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⑤《“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深有感情”——记“十四五”开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赴福建考察调研》,《人民日报》2021年3月27日。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譬如:该书在对核心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中,就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突出“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又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选取和阐释上,该书直接对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建设要求,以期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和思想感情上拉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距离。诸如此类例子,在该书中俯拾皆是。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书正因守住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道,才妥善解决了通识教材建设中意识形态教育与人生智慧启迪有机结合的难题,实现了通识教育“培根铸魂”和“启智增慧”的双重目标。

三 开创内容话语形式的新意,实现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创新,不能只关注其目标和价值,还应该关注其中蕴含的一般逻辑进程。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或民族文化复兴的实质是中华文化由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①这种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要求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守正的方式和手段。如果说守正是守立场、观点、方法之正的话,那么创新则是创内容、话语、形式之新。只讲守正不求创新,守正就会陷入刻舟求剑、抱残守缺;只求创新不顾守正,创新就会滑向私人定制、恣意妄为。对通识教材建设而言,守正不易,创新更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书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在内容、话语、形式上创出了诸多新意。

首先,内容设置上精而不简、道器相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追求面面俱到往往顾此失彼,追求言简意赅又不免以偏概全。因此,内容的选取和编排一直是困扰相关教材尤其是通识教材建设的一大难题。由于没有很好地把握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二者目标的差异,即专业教育侧重“教”,以“成才”为目标,通识教育侧重“育”,以“立人”为目标,已有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通识教材在内容设置上或多或少地存在专业性较强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别

开生面,在内容设置上既不像专业教材那样多以时间为序,详细阐述不同历史时期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也不像一般通识教材那样多以类别为纲,简单罗列传统文化的一些浅层现象,而是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选取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之“优秀”特质的15个核心理念加以阐释,既避免简单传声又能使读者“得其大者”。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则采取由面到点、点面结合的思路,在宏观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形而上的理论阐释之后,围绕选取的核心理念,在微观层面具体展现了其形而下的现实形态。作为通识教材,该书在内容选取和编排上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既有理论又有现实,可谓精而不简、道器相济,在保持专业水准的同时尊重了多数读者的理论认知和现实需求。

其次,叙事话语上深入浅出、贴近生活。如同“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一样,没有恰当的叙事话语,再好的理论也会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过程中,采用人们乐于接受、易于理解的“普通话”“大众话”,而非晦涩难懂、拒人千里的“学术话”“精英话”,对其能否最终“飞入寻常百姓家”进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已有的一些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材特别是通识教材,所讲的“故事”很少有大的差错,问题多出在讲故事所采用的叙事话语上。譬如:有些话语居高临下,以抽象概念取代日常语言,过于理论化、学术化;有些话语则流于媚俗,以“戏说”替代“讲理”,过于平庸、肤浅。上述两种叙事话语虽表现不同,但均未能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不仅没有起到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的效果,有时甚至起到负面作用。与之不同,该书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我们想讲的”和“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既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单向说教,也不流于媚俗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以贴近日常生活的“普通话”“大众话”来讲“故事”,在深入浅出的话语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大道和智慧根植人心。可以说,该书在叙事话语上遵循的基本理念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

^①刘学斌:《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的逻辑进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道理才能影响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人‘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①

最后,呈现形式上全景立体、新鲜有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及教材建设上,如果说内容编排是基础,叙事话语是关键的话,那么呈现形式则是手段。有效的呈现形式不仅能拉近人们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激发人们学习的兴趣,更有助于所述内容的理解和叙事话语的展开。就此而言,形式之于内容和话语,不只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而是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与已有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通识教材相比,该书最值得一提的创新之处可以说就是呈现形式的全景立体、新鲜有力。图文并茂是通识教材中惯用的形式,然而配用什么样的图片却大有讲究。从该书配用的大量图片来看,不仅紧扣内容且多元多样,既有博物院、展览馆、民间机构等收藏的历史文化珍品,也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或受其影响的当代成果。更让人惊喜的是,该书还根据数字化时代知识传授方式以及人们阅读习惯的变化,充分利用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和传播手

段,以“链接”“扫码”“名片展示”等方式将精心准备和制作的相关原典、译文、视频、微课等教材之外的内容生动有力地呈现于人们眼前。这不仅极大地增加了该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丰富了读者学习过程中的体验,加深了对所述内容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可谓与时俱进、技术赋能、全景呈现。

综上所述,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亮教授领衔编写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高校通识教材的一部精品力作,不仅积极回应了“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设本科及高等职业学校专科选择性必修课”的号召,取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建设上的突破,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意识,而且在立场观点方法、内容设置、还是叙事话语、呈现形式等方面做到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该书的出版无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以及高校通识教育及教材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Promoting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General Education Textbooks: Comments 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ZHANG We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position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textbook is the main way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general education textbook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ritten by Professor Zhang Liang of Nanjing university is a model of promoting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general education textbooks, which breaks the shackles of professionalism, reflects the essence of general education, adheres to Marxism guidance, and focuses on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erms of content, this textbook is refined but not simple. In terms of narrative discourse, it is close to life, and in terms of presentation form, it is fresh and powerful. The public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important model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textbooks.

Key words: general education textbook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213页。